压岁钱的故事

张国芳

大年初六，给孩子们上课，为他们准备了糖果，也有从乡下带来的长条小糕，用红纸包着，很喜庆。

二年级的小吕同学可能没见过这样的小糕，就拿了一块。他爷爷来接他时说，我看到他还拿了小糕。我说，那是我们小时候的拜年零食，能拜到小糕可是很稀罕。小吕爷爷说，那是，两毛钱压岁钱就塞在小糕里。

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当时农村的生活条件并不好，就是够温饱。但再穷，也要过年，用现在流行的话是“有钱没钱回家过年”。以前乡下的说法是，稻草头也要拿回家过年。

过年，长辈亲戚总要给拜年的孩子压岁钱。那时每家兄弟姐妹都有好几个，亲戚不可能给每个孩子压岁钱，一般都是给家里最小的孩子。我是家里的老小，所以，亲戚会给我压岁钱，都是2角、3角钱，塞在小红方糕里。后来，有开始出到5角了。有年大年初一，我去叔叔家拜年，叔叔给了5角压岁钱。回家后，父亲说，他只给柯(叔叔家小儿子)3角钱，叔叔家亏了。礼尚往来，历来都是如此。

后来，压岁钱慢慢涨到1块2角，再到2、3、5、10、20元。

我1994年8月毕业后进城参加工作，好像2000年后，总会听到身边人讲，有土豪人家，给自己子女、孙子辈压岁钱动辄上万、多少万元。我们只有惊讶羡慕，对于普通农村家庭，这基本是天文数字。我家儿子出生在1999年，同系统一同为农村人的同龄同事讲，乡下拜年亲戚之间给孩子的压岁钱都是20元，爷爷奶奶辈基本给10元。

现在，即使我年已86高龄的老母亲，给压岁钱也是百元起步了。当然小红方糕也基本不和压岁钱一起出场，都用红包了。除了我们及上辈人对小糕还有情结，没多少人再喜欢吃小糕了。

我过年给侄孙等小辈的压岁钱都是几百元。给长辈拜年也给几百元钱，再拎点礼盒，其价值远非儿时拜年的两个红糖、红枣包可以比拟。2角、1元的压岁钱，早已尘土在历史中，别说我们感觉不可思议，年轻人更感觉是天方夜谭。

关于压岁钱，总是开心的，也有例外。

好像小学五年级时，大姑家儿子结婚办酒席。我从来没去过大姑妈家，小时候最盼望走亲戚，多多少少可以吃点好吃的，更何况办酒席，而且父亲早早就去为他们掌勺，我早早跟去了。当时去了很多亲戚，我们都睡在土灶头边用稻草打的地铺上。

应该是喜酒后的第二天，我们也要回家了。同去的大伯家孙子东东问，我有没给到压岁钱？他说，大姑婆讲了，以前来过的人没压岁钱，没来过的人才有。我不知道，东东是否第一次来？但我记得，同龄的堂兄——叔叔家儿子柯来过多次，奶奶去哪都会带上他。我问柯，有没压岁钱？他说，有的。我问他多少？他说，一块二角钱。我心里记住了，我第一次来大姑家，却没有压岁钱。柯来过多次，却依然有。

回家后，我跟父母讲，我不会再去大姑家，这是此生第一次去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后来，我从南京读书毕业回乡参加工作了。姐姐说，大姑家就在你单位附近。我说，这个和我有关系吗？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不是在乎一块二角钱，那是区别对待的歧视，伤了幼小的自尊。我是家里的老小，又是女孩，父母忠厚好讲话，从小我在家族里不受待见，却没想到这般严重。小时候受过的伤害，根深蒂固，经年不忘。

另一个关于压岁钱的故事有点尴尬，与我无关，却也不曾忘记。

好像我读初中的一次过年，我们去隔壁村的二姑家拜年。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大伯家的二孙女、堂兄，收到的小红糕里的压岁钱分别是6角和2角，我却是1块2角钱。二姑解释说，老早就将每块小糕里塞了1块2角压岁钱放枕头下。当时没看，就直接给了，估计家里的孩子偷偷抽掉一些钱了。我猜也是，因为二姑若区别对待，肯定不会给我最多。

后来，我结婚成家，要给小辈压岁钱了。第一年，我按照家庭，给外甥100元，侄子、侄女各50元。哥哥当即不高兴了，认为我区别对待他的两个子女了。其实，按我的思路没错。一家子若是多个孩子，哪里可能出那么多？一来有点不公平，二来也出不起。就像我们小时候，亲戚家给压岁钱，基本都给对方家里最小的孩子，不可能个个给。

压岁钱，和请祖宗、拜年等，都是过年的产物和习俗，更是对小辈的美好祝福，其金额多少，和生活条件戚戚相关。现在，有客气的长辈，只要孩子没结婚，哪怕20好几了，一样给压岁钱。

除了过年给压岁钱，新人结婚，双方父母、长辈亲戚都要给新媳妇、新女婿穿(溧阳话音，给的意思)压岁钱。有新生儿出生后办嗄生(溧阳话音，出生之意)酒(现在多时兴办满月酒，或是百日宴)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，包括长辈亲戚也会穿压岁钱给宝宝。这两种情况的压岁钱金额，肯定比给拜年小孩要多点，毕竟人生大事，要隆重好多。

油面筋塞肉

徐志俊

我姨妈的家在常州的芙蓉镇，儿时过年，姨妈家的油面筋塞肉，留给了我童年甜蜜的回忆……

油面筋塞肉，与淮扬菜的“狮子头”有几分相似，都是以肉沫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。不同的是，油面筋塞肉的肉沫，是包裹在油面筋里面的，油面筋的清香与肉沫的鲜味完美地融合在一起，不肥不腻，咬上一口唇齿留香，回味无穷。

每年春节的大年初三，妈妈都会带着我，去姨妈家拜年。吃油面筋塞肉，是我最期待的事儿。

八十年代的农村，经济条件还不是太富裕，像油面筋塞肉这种菜肴，一般的农家，只有在过年时，才会备上一两碗。通常这是应场面的大菜，大人们知趣，是不动筷的，自己省下的份，自然留给孩子们了。

一路上，妈妈会不住地嘱咐我：“姨妈家的油面筋塞肉虽好吃，但最多只能吃两个，这种过年的大菜，一般都是从年头端到年尾的……”每当妈妈说这些话时，我总会“嗯嗯”地不住点头。可是等到一上桌，闻着喷香的油面筋塞肉，妈妈的关照，全都跟着我的口水，被咽到肚子里面去了。

记得我八岁那年春节，姨妈照例准备了满满一大碗的油面筋塞肉。当我吃完两个后，忍不住还想再吃。此时妈妈早已看出了我的意图，在桌子下面用脚踢了踢我——这是妈妈的暗号，踢我，表示叫我停筷了。一般出门吃饭，妈妈都挨着我坐，这踢脚的暗号，也是她在家里交待好的。没有法子，我只能直愣愣地盯着油面筋塞肉。唾液不自觉地分泌着，我不停地抿着小嘴，咽着口水。姨妈看着我的样子，笑开了花。她赶忙起身，连夹了几个油面筋塞肉，放到我碗里，并不忘补上一筷子——把油面筋塞肉夹成两瓣，这样就必须要吃掉了。妈妈也只能无奈地看着我笑了。

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日子如流水般流淌。姨妈早已是白发苍苍的七旬老人，我也结婚生女，生为人父。渐渐地，我童年时的最爱——油面筋塞肉，已不再是春节饭桌上的“宠儿”，甚至它已经被淘汰出了百姓家宴席的餐桌，只能以家常小菜的形式出现。

女儿今年刚大学毕业。当我对她说起那段油面筋塞肉的童年窘事时，她有点不敢相信，仿佛我对她说的，是一段很遥远的故事，她的眼神中透露出怀疑的表情。对于她的表情，我完全能够理解。她出生的年代，正好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，从她懂事开始，油面筋塞肉的主要原料——猪肉，早已是百姓家再寻常不过的菜肴原料。在她小的时候，妈妈为了喂口虾给她吃，都要追着她满屋跑，她哪里能够理解，我童年时吃油面筋塞肉的那种幸福感呢？

又快到过春节吃年饭的时节了。昨天我刚从菜场买了油面筋和肉沫，准备做上几碗我钟爱的油面筋塞肉。现在我对它钟爱，是因为每当吃起它，童年的那份甜蜜仿佛又在心头荡漾。

当我遇上本命年

沈 杰

2024甲辰龙年刚好是我的本命年，对于出生于腊月龙尾时期的我，跨越了一个年轮，身份证上比同龄人小了一岁，很多人愣是说我是属蛇的，而我们中国的传统生肖是根据农历命名的，所以说我还是属龙，只是小龙罢了。

人们把本命年叫做“槛儿年”，认为这一年中槛儿无数，度过这一年就像在过槛儿一样，是犯太岁的年份。不管是迷信也好，传统习俗也罢，听到这些心里总有点疙瘩。老婆也及时帮我买了几条红裤头，叮嘱我每天要穿，可以避邪护身。

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来说，经历过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、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父母的礼教下长大，思想观念相对比较守旧，老一辈传下来的祖训习俗还会沿袭下来，所以对于本命年的禁忌根深蒂固的受到了影响，对于坊间的说法还是心存敬畏的，抱着宁可多些防范也无伤大雅、无关大局的心态过活。除了衣袜穿戴，看到身边同龄的朋友买各种佩饰防身，我也不免心动起来，于是也打开某宝翻阅购买，经过比较相中了一只朱砂貔貅挂件，价廉物美，一朵莲花镶嵌其中，寓意好运连连，希望来年在工作和生活中能带给我更多的好运和福气。

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感慨时间太快的时刻多了，反而越来越追求仪式感了。十二年前的本命年我记得啥也没准备，毕竟三十多岁正值青壮年，精力充沛，也无瑕去关注这些庸俗的礼节，直到去年适逢我父母本命年里发生的一些事改变了我的看法。当时正值疫情放开后，母亲突然胆囊炎发作，疼痛难当，去医院挂水也无济于事，连忙转院做了检查，原来是诱发了急性胰腺炎，幸亏救治及时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，手术住院期间她又感染了新冠，身体一度虚弱到极致。康复后她开玩笑地说，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，本命年真是要命的年啊！反观父亲，他在陪护母亲期间虽然也感染了新冠，但几无症状，加上他规律的起居生活和锻炼，多年的糖尿病血糖指标也控制得较好，他庆幸自己有红衣护体，其实说的就是我之前帮他买的两条红色短裤。

也许是巧合，也许是偶然，但目睹了身边亲人的经历，我还是听从内心吧，不管以后怎样，这一年还是得小心地度过，人前低调谦虚，人后捧场鼓励，在家不无理取闹，在外不惹事生非，遵纪守法，孝敬父母，做一个真正的好公民，我想如果把本命年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变成了常态，那么好人有好报的道理自然也会实现。

和女儿一起放烟花

张 宇

没有孩子时，过年没什么感觉，但自从有了孩子后，才发现过年挺有意思的。女儿越长越高，现在已高出餐桌很多，调皮捣蛋搞破坏一流，爷爷、奶奶家的墙壁上到处是她的涂鸦，她觉得还不过瘾，于是就在墙上挖洞，很多墙面被她挖得坑坑洼洼，真是惨不忍睹。阳台的瓷砖上也被她贴满了史努比、白雪公主、机器猫等各色各样的贴纸，把阳台变成了卡通世界，家里已不知有多少玩具毁于她手。但她最开心的却是过年，因为有新衣服、新鞋穿，还有红包拿，甚至还可以放烟花。

每年的年初一一早，女儿穿好新衣服就去跟爷爷、奶奶拜年，先双手抱拳朝爷爷、奶奶作个揖，说：“恭喜发财”，然后伸出小手向爷爷、奶奶摊开手掌说：“红包拿来”，爷爷、奶奶顿时笑得眉飞色舞，开心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红包，塞进她的小手，并说：“这是爷爷奶奶给你的压岁钱。”她则当仁不让地把红包放进自己的口袋里。她人虽小却非常精明，压岁钱从不让我保管，怕我用掉，她要把压岁钱存起来等将来读书时用，她常对我说：“我要到国外去读书。”我从来没有这样教她，不知她如何想到的。女儿长大了，有自己的主见，我已作不了主，只能顺其自然，能否真的应验，要靠她自己努力了。志存高远也是一件好事，人要有梦想，有梦想才能实现人生辉煌。

她最喜欢放烟花，每逢过年都吵着要我买给她，我总是买一些适合她放的烟花，如夜明珠、闪光棒等。每次她一听到有烟花放时，就会开心地抱着我的大腿又蹦又跳，一不给她放，小嘴就噘得老高，不搭理你，臭脾气比我还大，真拿她没辙。我和她就站在自己家的阳台上，先把窗户打开，然后我点燃了夜明珠，并让她拿着，斜着朝着窗户外，只见夜明珠先开始冒烟，过一会儿一颗颗亮闪闪的明珠向天空飞去，犹如一颗颗的流星划过星空，非常漂亮，她满脸兴奋，对着我嚷道：“快看，我的夜明珠飞得多高啊，还会发出响声，不知嫦娥姐姐能不能看到。”我说：“当然不能了，嫦娥姐姐还没有出来，等你长大了乘着宇宙飞船去月宫看她吧！”每次她放夜明珠总要放四五根才过瘾，而且还指明要长的那一种，因为夜明珠多，没想到她的小算盘倒也蛮精的，看样子我是玩不过她了。过年嘛，只要女儿开心就好！

地址：常州市钟楼区河景花园1幢华景大厦2301 邮政编码：213003 电话：86636014 发送对象：交通运输行业及会员单位 印数：3000份 常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承印